



北国风

编者按

文物是会说话的。那是古人留给现代人的话。

我们的祖先想把他们对宇宙的感悟告诉后人,可有些感受又无法用文字去言表,就一点一滴地浸润到了这些文物之中。

我们面前的每一件文物,都是先人用生命谱写的密码,里面藏着人类对世界的认知,承载着文化史、精神史和制度史等诸多意义。

黑龙江日报副刊《北国风》推出专栏《文物会说话》,为你呈现黑土地上历史的壮美和文物的妙趣。凝视一件文物,像是打开了一扇时空之门。它是怎样出生,又经历了怎样的漂泊后抵达到我们面前?让我们寻找它原初的形迹和背后的故事,开启一次逆光旅行吧。

六十多年前,父亲在徐州当兵任警卫连长。后来经人介绍父亲和母亲恋爱结婚了。当时他们响应国家号召,满怀豪情,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就这样我的父母,随同十万官兵们一起转业来到了北大荒。那时的北大荒基本上是荒无人烟。父亲他们所在的农场,距离密山县和宝清县大约有一百多里路程,父亲被分配到八五二农场四分场砖瓦场,也是砖窑场,后来改为基建队。当时条件特别艰苦,他们住的板夹泥坯房四处透风。屋子里是长筒土炕,一对儿对儿转业军人和家属就住在这用简易隔断的房间里。天寒地冻,外边白雪皑皑,夜晚远处经常传来狼嚎声。他们身穿黄军大衣,早上起来屋里的洗脸盆冻着厚厚的一层冰。建场初期,白手起家。官兵们上山砍伐树木,盖房子,春天,开荒种地。

到了夏天特别是雨季,那条由宝清通往东方红的公路更是泥泞难行!当时有一批从上海和青岛来的支边青年和战士们一样,开垦拓荒。砖瓦场,窑地里,官兵们经常开展“脱砖坯”劳动竞赛活动。家属们自发地演出文艺节目。把青春献给党,扎根北大荒。他们充满了革命热情,把青春和汗水洒在北大荒。

一次山上树林里着大火了,大火威胁着场部新盖的粮库和官兵家属住宅区。场部领导带领大家冲到山上时,远远就能听到风夹着灰尘和树木烟味,形势紧迫,场部领导一声令下:“同志们,赶紧打隔离带。”官兵们一字排开,快速挥舞着斧头和镰刀,奋战起来!”火借风势,快速地向家属住宅区这边扑来,并能隐约地听到燃烧的树林里噼噼啪啪的声音。战友们眼睛都红了,那真是拼命了!一名小战士在救火过程中,一不小心山火点着了他那露棉花的黄军大衣,只看他浑身上下一瞬间燃起火球,火在吞噬着小战士,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父亲迅速脱下自己的黄军大衣,猛地向小战士身上扑去,死死压住小战士身上的火苗。说来奇怪,突然风向逆转,向着相反的方向刮去了……当时山林里面时而窜出被火烧出来的黑瞎子和野猪等,受惊吓的野鸡、野鸭在头顶掠过!

风渐渐的小了,官兵们一鼓作气,用了两个多小时,才把余火扑灭。扑火时战友们个个勇敢没有一个人退缩。

北大荒岁月

□点亮



难忘北大荒。

有一次,来北大荒支边的上海女青年李萍,家里来电报说,她母亲病危。她连夜要赶往宝清的汽车站,准备回上海。走到八五二农场附近,天色渐晚,道路两旁是树林杂草丛生。突然从树林里窜出来一只大野狼,李萍吓得惊慌失措,一下子就瘫软在地上了,狼咬住了她的腿。空旷的原野上,她吓得声嘶力竭地喊:“救命啊,救命!”这时只见远处一辆马车疾驰而来,车上的父亲朝狼一鞭甩去,啪的一声,狼丢下李萍窜进了草丛中。他大喊一声:“姑娘快上车!”并迅速地把姑娘拽上了车。这时躲藏在草丛里的狼,看到到嘴的猎物要被人抢走了,从草丛里又窜了出来,凶狠地扑向马车上的父亲。上去一口,狠狠地咬住父亲的右小腿棉裤角不松口,这时父亲一个侧翻身,左脚狠狠地踹在了狼的眼睛部位,狼应声滚落在壕沟里,狼硬生生地在父亲穿着棉裤的小腿上撕掉一块肉。鲜血染红了军裤,雪地上留下滴滴血迹,他用手捂住出血的伤口,忍着钻心的疼痛,大声地喊:“姑娘住我。”他快速地赶着马车,一路狂奔!狼,发出了惨人的嚎叫。这时只看远处马车后边又多出了好几只狼,狼在疯狂地追赶着马车!直到到了宝清汽车站附近狼才放弃了追赶。父亲和那位姑娘也得到了救治,姑娘安全回到了上海。父亲的英雄事迹得到了场部的表扬!

父亲每天劳动在砖窑厂里,“除了脱砖坯,还要轮流看守砖窑炉,烧砖窑。”烧好的砖往外推,砖窑里的温度很高,无论白天晚上,战友们干起活来都是汗流浃背。每次劳动比赛他都是名列前十!

一天黄昏,一辆开往东方红方向的汽车,路过砖瓦场窑地时,在公路上突然失火。车上装满了冻鱼,父亲和战友们放下手里的活,迅速去救火。他们把司机从着火的驾驶室里拽下来,一刹那汽车突然发生了爆炸。司机受了伤被送进了场部医务室,汽车彻底烧毁了。“如果不是他和战友们及时赶到,后果不堪设想。”事后,养好伤的司机送来了慰问品。

在北大荒十万官兵们身上,像这样感人的故事有太多太多了!我的父亲只是一名普通的革命军人,十万官兵里的一员。他们把青春热血献给了北大荒。为祖国边疆建设做出了贡献。而如今,当年的北大荒已经变成了北大仓。

穿越800年 我为忠贞爱情代言

□晁元元

岁月回响 SUTYUEHUIXIANG

密林深处“少奇号”

□马雁凌

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曾无数次到伊春市五营区(林业局)采访、观光。关于五营的原始森林,关于五营各个时期的亮点、变化,在心灵中留下无数记忆。但是,印象最深的还是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停放的“少奇号”森林小火车。

1957年,五营林业局建局。林业开发建设初期,五营林业局没有公路,不通汽车。夏季,工人上山干活时走的是泥泞的羊肠小道,冬天,生产时走的是冰雪路。在林场居住的职工家属要走一上午才能走到区址,有的地方甚至还要坐摆渡。林场职工群众的生产生活物资甚至靠人们“倒背”。“倒背”就是“倒腾着背”。一气背不到目的地,中途要歇歇脚。倒背的工具是“背夹子”。用树根做成相当于一个人的后背大小的夹子,把要运送的物资夹在中间,用绳子捆绑结实,从山下背到山上。交通不便,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这时,森林小火车应运而生。之所以叫森林小火车,是因为参照大火车而言,森林小火车车厢小,车轮距离近,行驶的轨道窄。森林铁开通后,森林蒸汽小火车成为主要交通工具:运送木材、运送各种生产生活物资,运送职工上下班,运送家属山上山下办生产购物,不仅缩短了人们行走的时间,减轻了人们的体力消耗,还有效地提高了办事效率,更重要的是及时把原木运下山了。“少奇号”是五营建局后第一辆森林蒸汽小火车。为加快五营林区开发建设、为祖国建设生产木材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在林区开发建设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

“少奇号”名闻遐迩的另一个原因是:1961年7月23日,时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到五营视察时,乘坐这列小火车到各个林场了解林业工人生产生活情况,这列小火车因此得名“少奇号”。



心心相印铜镜。

晁元元摄

昵称:心心相印铜镜

出生地:阿城市(现阿城区)白城一队

现住所:哈尔滨金上京历史博物馆

年龄:870岁(虚岁)

身高:12.9厘米,

职称:国家二级文物

在形态,更在于附着在我身上的意义,就像你我一直珍视的某些东西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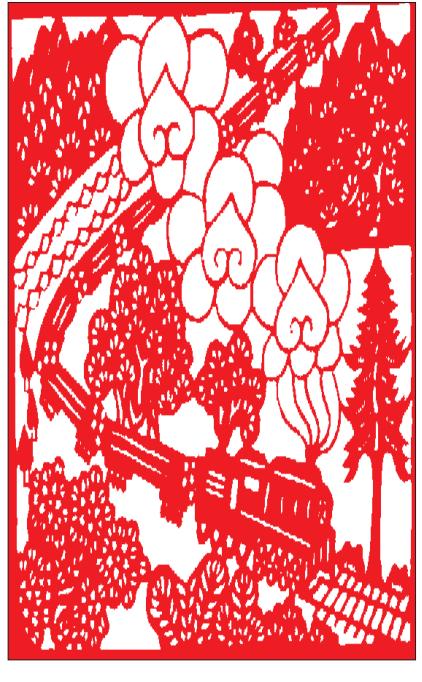
作家看“铜镜” 历史真相和岁月密码

历时800余年,铜镜仍完好如初,不碎不裂不腐不锈,从宁静而迷朦的绿晕中,透出岁月的悲凉和沧桑。工艺略显粗糙,犹如浮雕般简约的图饰,明朗而流畅地刻录了女真民族的文化特征,以及与汉文化交融融合的历史。近年来,黑龙江流域远至贝加尔湖地区等原金朝辖区,以及阿城周边陆续出土和民间遗存并搜集而得的大量铜镜,已成为“金史”的形象补遗和“金源文化”的生动例证,也是金上京遗址博物馆的珍貴馆藏品。

金人好镜?那样一个生猛骁勇的民族,竟然也是爱美的么?

以史为鉴,可测得失。而历史的真相和岁月掩藏的所有密码,有时,却藏在镜子背面沉寂的暗角里。

——张抗抗:《金上京镜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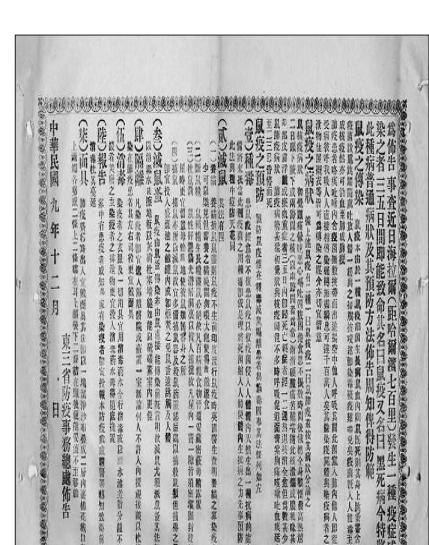
森林小火车。



I
北
国
风

我国近代史上的防疫机构

□徐静



防疫事务布告。

黑龙江历史上曾是传染病和地方病十分猖獗的地区,鼠疫、霍乱、克山病等数次爆发流行,疫病流行最高年份患者死亡数都以万计。至于天花、伤寒、麻疹则是连年不断。虽然清朝末期也出现过“京师防疫局”和多数地方的防疫机构,但对防疫事务认识

不足,都不是专门的常设机构,更没有采取公共的预防瘟疫流行的措施,因此,“当瘟疫大流行来临时,人们显得不知所措”。直到1910年那场震惊世界的肺鼠疫平息过后,才有了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常设防疫机构,即1912年(民国元年)在哈尔滨设立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

1910年9月16日,肺鼠疫最先在俄国境内爆发,很快传入我国满洲里,随之便迅速沿中东部传播。哈尔滨作为中东部枢纽,自然不能幸免,很快爆发了肺鼠疫,仅傅家甸(道外区)每天即死亡数十人,最多一天达183人。这次鼠疫来势凶猛,殃及范围广,迅速覆盖东北三省,并蔓延至天津、北京、直隶、山东、河南等省,患病较重者,往往全家毙命。一时从城市到乡村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东北这场大鼠疫被称作“二十世纪世界上最严重的一次流行性鼠疫”,卷走了6万余人的性命。当时清政府尚无专设的防疫机构,沙俄、日本均以保护侨民为由,要求独揽防疫工作,甚至以派兵相要挟。迫于形势,经外务部右丞施肇基推荐,清政府派时任天津陆军医学堂帮办的剑桥医学博士伍连德(1879-1960)为总医官,到东北领导防疫工作。

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自1912年建立至1932年哈尔滨沦陷,经过多年苦心经营,无论在学术研究或防疫措施、组织管理等方面

都达到了当时国际一流水平。20年间,东三省瘟疫虽时有发生,但都被及时平息,没有蔓延成灾。防疫处为东三省防疫事业建立了历史性的功绩,这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此布告是1920年第二次鼠疫大流行时,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发布的,是伍连德率领医务人员抗击鼠疫期间留下的凭证。布告保存完好,内容是将肺鼠疫病状与普通病状加以区分,并将预防鼠疫的方法列于七条详细说明,告知当时的人们按照以上方法防范鼠疫传染。

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保留下来的档案资料很少,黑龙江省档案馆保留的这份布告弥足珍贵,它反映了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作为防疫机构履行职责的过程,记录了伍连德的功绩,是历史的见证。伍连德博士创建的东三省防疫事务总处,开创了我国近代防疫事业先河,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值得我们研究和继承。



“少奇号”森林小火车除车头之外,只挂两节车厢。车厢里当初的座位是沿着车窗置放两条长长的木椅,乘客面对面而坐。车厢的中间是过道,对面是两排长长的木椅。木椅,毕竟没有经得住岁月的侵蚀,渐渐摇晃了,最后散架了。人们只好把长椅改为卧铺式了。

为了进一步了解更多的关于“少奇号”的资料,我翻阅了《五营区(林业局)志》,翻阅了《五营发展史》。五营旅游公司经理刘清林还热心地给当年那些参与接待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老人们打电话,遗憾的是,那些老人都已经去世了。我心有不甘:“和他们的子女谈谈也行啊!”刘清林又打了一通电话。帮忙找到了当年“少奇号”森林小火车的司机李景全的长子李双有。李双有是1950年生人,1961年7月刘少奇来五营时,他已经11岁。至今,他还记得父亲回家后以至于多年后一直讲述的情景:1957年五营建局时,李景全就从苇河林业局调来了。当年,他是一位火车司机,共产党员,来到五营后在森铁处任副主任,主管保养森铁小火车司机头。后来,任机修厂厂长,曾经被评为东北三省劳动模范。国家主席刘少奇来五营时,他是开森林小火车的不二人选。

当年,国家主席刘少奇是乘专列来五营的,为了减轻当地负担,一行人吃住在车上。1961年7月23日那天,李景全把森林小火车开到专列停靠的火车道线上,刘少奇下了专列,走到李景全身边,微笑着与他握手,亲切地说:“师傅辛苦了!”李景全紧紧地握着刘少奇主席的手,连连说:“不辛苦不辛苦”。刘少奇主席登上了森林小火车。李景全抑制着内心的激动,全神贯注地开着森林小火车,行驶在森林里。那天,小火车行驶的是北线,全程40公里。沿途,经过五个林场。那是一个雨天,但是,却丝毫没有影响刘少奇的工作。每到一个林场,刘少奇都认真地观看工人作业的情景。尤其是油锯手伐木、拖拉机集材等工序,他看得更为仔细。据当年的林业工人回忆,那时,工人们并没有劳动保护,为了御寒喝白酒,而有时白酒却供应不足。当刘少奇了解到这些情况后,神情格外凝重。刘少奇走后不久,有关部门为林业工人发放了秋衣秋裤、棉大衣、棉胶鞋,还有御寒的白酒……

多年以后,“少奇号”早已完成了历史使命。五营国家森林公园建园后,“少奇号”就被陈放在园中。那些从大洋彼岸来的金发碧眼的游客,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一遍遍地看“少奇号”,争先恐后地与“少奇号”合影,“少奇号”,成为一道景观。